

意识的隐喻表征和合成

——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的认知文体学分析

赵秀凤

(中国石油大学 外语系, 北京 102249)

提 要: 要解决语言组织的逻辑性和意识流动的散乱性及模糊性之间的张力, 意识流小说家所依赖的仍是人类的基本认知体验——基于意象的概念隐喻和整合。在《到灯塔去》中, 作者除运用主题隐喻构建和组织语篇、刻画人物意识风格外, 还通过对常规隐喻进行延伸、扩展、叠加、整合等方式创造个性化新奇隐喻和开放性象征隐喻, 用线性语言表征扑朔迷离的意识流动和纷繁复杂的情感交织。概念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和可重构性使读者能够重构和体验人物心灵深处纷繁复杂的生活直觉和人生感悟, 引发情感认同, 体悟纷乱的意识表层所蕴含的主题和美学意义。在该类作品中, 隐喻不只是一个概念构建另一概念的概念化手段, 更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表情和表意机制, 用以传达普通语言文字无法表白的强烈情感和意识状态。

关键词: 概念隐喻; 意识流; 认知文体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09)02-0011-07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Blending of Consciousness A Cognitive Stylistic Analysis of To the Lighthouse A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ZHAO Xiufeng

Abstract: To deal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logic organization of verb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diffused and obscur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what the novelists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rely on is still the basic human cognitive operations like image-based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blending. In *To the Lighthouse* in addition to the employment of thematic metaphor which serves for discourse org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representation of varying consciousness styles the writer generates novel poetic metaphors and ambiguous symbolic metaphors in the way of extension, elaboration, augmentation and blending of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ual metaphors. Conceptual metaphors enable writers to represent in linear language complex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s. It's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and re-constructability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that pinpoint readers to reconstruct and empathically experience miscellaneous figural consciousness enhancing their th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Within its context the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not used merely to illustrate one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more importantly they are strong expressive mechanisms of evoking emotions and re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express in ordinary language.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stream-of-consciousness; cognitive stylistic study

一、引言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认知转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和认知诗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以 Semino & Culpeper (2002)、Stockwell (2002)、Gavins & Steen (2003)为代表的学者们利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从语言选择和语言模式的认知效果出发,重点探讨语言形式选择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力图为语篇及其解读的关系提供更系统、更详尽的描述

(刘国辉, 2004: 398),尤其关注文学阅读和普遍认知之间的基本关系,把作为典型的文体学传统的那种对文学语篇进行明晰、严格而详尽的语言学分析,同隐藏于语言产生与接收之下的认知结构与处理的那一系统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熊沐清, 2008: 300),这就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视野。

作为一门处于语言学、文学研究和认知科学接口处的年轻学科(苏晓军, 2008: 114),认知文体学目前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框架和方法主要来自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主要包括前景化理论(如 van Peer 1986)、图

式理论(如 Cook 1994)、语篇世界理论(如 Werth 1999; Stockwell 2002)、概念隐喻和整合理论(如 Freeman 1995, 2005, 2006; Steen 1994; Gibbs 1994; Deane 1995; Keshavarz & Ghassemzadeh 2008)等等。

虽然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不尽相同,但认知文体学研究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关注语篇类型与读者认知解读之间的关系。认知文体学研究之所以要明确语篇类型,是因为文学的认知心理研究表明,读者的解读认知策略与语篇类型密切相关,“熟练的读者对每一语篇类型有特定的用来调节语篇理解基本运作的‘认知控制系统’(cognitive control system)”(封宗信, 2002: 23),因此,学者在认知文体研究过程中对语篇类型各有侧重,例如 Freeman, van Peer侧重诗歌, Culpeper(2001)侧重戏剧, Emmott侧重(1997)叙事。

上述基于语篇类型的认知文体学研究,融文学研究于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于一体,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笔者发现在语篇类型的界定和范畴方面,上述研究采取了宏观框架策略,考察每一大类中的原型成员,较少涉及边缘化成员或微观次文类。基于此,本文拟以非常规(虚构)叙事语篇——“意识流”为分析对象,针对其特殊的语类特征,利用概念隐喻理论(Lakoff & Johnson 1980)和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 1997),探寻凌乱的非常规语言表达之下所隐藏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引导读者重构和解读人物的意识世界,领略意识流小说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

二、意识流小说的认知倾向性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达罗威夫人》、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是英美意识流小说的杰出典范。该类小说的共同点是“以时间和意识为中心,将飘忽不定、流动不已的意识流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刻意表现作为人类普遍经验的个人精神生活和深埋于内心隐秘的意识活动”(李维屏, 1996: 4)。传统的心理描写是作者对人物的内心进行理性审视并高度提炼后的产物,而意识流小说中的意识描写则强调意识的真实性、自然性和写作者的较少干预性。意识流小说以直觉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现代心理学理论为依据,认为人的主观感知和体验才是真正的现实和生活的本质(李维屏, 1996: 7)。为了揭示这种真实,意识流小说家摒弃传统的艺术形式,另辟蹊径,从词汇语法、语篇结构到叙事策略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其宗旨是让语言描写与描写对象——意识本身——最大程度地象似。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本文认为意识流语篇是研究人脑的最好方法,透过独特的语言体式,观察不同意识主体的原生态意识流动,体会人物不同的认知习惯和概念化方式,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语言与认知关系的理解。

意识流小说家与认知语言学家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例如,共同看重人的体验和感受及客观世界和心理世界的互动,都坚持“同一客观情景不同心理表征”原则;都以语言为窗口,透视人的心理认知奥妙。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两者在对上述理念的实施方法上当然大相径庭;意识流小说家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实践着上述主张,借助词汇语法的选择、篇章结构的谋划、意识内容的形象构建,刻画人的心理真实及人对世界的感知、认知方式,而认知语言学家则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探究认知运作规律与语言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家更倾向于关注认知运作对词汇语法构造的影响。

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意识流语篇考察验证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将是一个非常意义、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三、意识的层次性和可表达性

作为叙事语类的次类,意识流小说虽然没有取消故事情节,但是情节的地位被大大削弱,其作用更主要的表现在为构建意识内容、传递心理真实服务,因此,意识流语篇意义构建的关键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姿态去体验意识,感受纷杂的意识流动所折射出的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读者可以从各色人物对世界形成概念化表征的过程中,感受心灵的震撼,领悟人生的真谛。

洛伊德把人的意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自觉层(有意识)、觉前层(前意识)、不自觉层(无意识或潜意识)(瞿世镜, 1996: 5)。本能冲动、理性自我和道德化超我构成意识的三层复合结构,人的意识是流动的、多变的。既然意识具有多变性和层次性,那么以“刻意表现作为人类普遍经验的个人精神生活和深埋于内心隐秘的意识活动”(李维屏, 1996: 4)为宗旨的意识流小说就势必要再现意识的上述特征。意识流小说家用理性反思、形象回忆和意象联想的手法再现意识的多元性、层次性。理性反思属于清晰的、连贯的、及于言表的浅层意识,集中体现为对人生、对自我的理性思索、分析、估量和追寻,往往用清晰连贯、逻辑缜密的语句来体现。回忆是对过去事件的回放,往往是小说世界的某一情景、行为举止、他人或自己的只言片语触发对过去整个事情的回顾。意象联想往往描述那些未及言表层但感知到的情感或印象,它涉及扑朔迷离的深层意识,该层意识或是模糊朦胧或是杂乱无章,很难用普通语言表征来描述。但是,无论是哪个层次,无论是多么具有个性,人物的意识之所以能够在小说中得以用高度逻辑化的语言来表征,参与文学话语交流,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存在于现实世界,其意识表征方式和思维风格势必基于人类基本的普遍性认知机制和识解模式,遵循人类共有的认识世界、反映世界的认知规律。这是我们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认知文体学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具体而言,纵观意识流小说所刻画的人物意识全貌,我们发现无论是哪种层次的意识,从理性反思到感性体悟,无不折射着概念隐喻和整合的痕迹。当然,意识流小说中的人物各异,意识风格也往往大相径庭,在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对世界(包括主观世界)形成概念表征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概念隐喻和整合模式也不尽相同(详见下文4)。

意识流小说家正是把其艺术观和小说观建立在人类共有的认知体验和概念化表征基础之上,才颇有信心地大胆

创新,引领读者层层剥开被传统理性压抑或埋没的深层直觉,体验心灵未被格式化之前的原生态状态。也正是基于此,尽管表层晦涩难懂,仍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意识流小说喜爱至极而情有独钟。

四、《到灯塔去》中意识的隐喻表征和语篇建构

正如《到灯塔去》(V. Woolf 1992/1955)中画家莉莉(Lily)所感悟到的“言不达意”(One could not say what one meant To the Lighthouse 28),面对直白的语言表述与隐晦的意识体悟之间的不匹配性,意识流小说家把人类基本的认知体验规律——概念隐喻和整合发挥到极致,运用具体可感的意象画面弥补逻辑化语言的不足。

1 统领性主题隐喻

从书名到内容,整部小说《到灯塔去》围绕一个主题隐喻 LIFE IS A VOYAGE (人生是航行)展开。这个主题隐喻是故事延展的大动脉和串联人物纷乱意识的主链条。在故事层,“到灯塔去”是一次从计划到实际发生的航行、旅程。然而,在主题层,从对灯塔的向往,对这次航行的期盼,到耗时10年之久终于成行,整个过程附带了太多的人生感悟。在海上闪烁飘摇的灯塔就是人生的理想,召唤着形形色色的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开生命之旅,靠近理想的彼岸。

小说以谈论灯塔之旅开始:

(1) “Yes of course if it's fine tomorrow”, said Mrs Ramsay

(To the Lighthouse 1992/1955: 7, 以下简称为 TL)

期冀中的这次航程对于年幼的詹姆斯(James)来说是“一次探险之旅”(An expedition):

(2) 燭 as if the expedition were bound to take place 燭 after a night's darkness and day's sail within touch (TL: 7)

这是在故事层对“航行”的非隐喻性描绘。斜体语言符号,激活关于航行的整体理想认知模型,该模型中的众多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源域;船员、舵手、起点、目标、阻力(狂风、漩涡、海浪、鲨鱼)、航道、航标、航行者的勇气和胆识、海难……

遵循概念隐喻的不变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源域内的诸要素及相互结构关系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正是利用这种跨域映射,作者得以对小说中人物的意识风格和整部小说的主题框架进行形象建构。

首先,故事内的人物在感知世界、体悟人生的过程中,经常把自己隐喻为航行者、舵手,或逆水而上或顺水而下,人生轨迹就是一次航海之旅。如:

(3) Qualities that would have saved a ship's company exposed on a broiling sea with six biscuits and a flask of water—endurance and justice foresight devotion skill came to his help 燭 qualities that in a desolate expedition across the icy solitudes of the Polar region would have made him the leader the guide the counselor 燭 (TL: 48)

该段刻画主人公拉姆齐先生的人生感悟,这里他把自己隐喻为舵手、导航员,凭借高超的技能和卓越的品质带领

船队穿越冰海,征服和战胜磨难。正是舵手的顽强和执着促使他在哲学探索的航道上勇往直前,不断追求下一个目标:

(4) He reached Q 燭 But after Q what comes next 燭 In that flash of darkness he heard people saying— he was a failure— that R was beyond him. He would never reach R 燭 R— He stuck at Q. On then on to R. (TL: 47—49)

对于追求理性至上的拉姆齐先生来说,人生之旅需要勇气、真理和坚毅,否则人生之舟就会被无边无际的大海所淹没:

(5) 燭 life is difficult fact uncompromising and the passage to that fabled land where our brightest hopes are extinguished our frail barks founder in darkness 燭 one that needs above all courage truth and the power to endure (TL: 8—9)

在拉姆齐先生的意识世界中,“LIFE IS A VOYAGE”这一隐喻所突显的是源域内的“航海过程”,是航海者的理性和斗志,而对航行的途径——大海本身的属性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相反,拉姆齐夫人在感知世界、领悟人生的过程中,虽然也启用了同一个概念隐喻,但她更倾向于把人生之旅视为心灵之旅,航行的过程就是穿越海平面,向纵深处探求心灵本源的奥秘之旅。如:

(6) 燭 the things you know us by are simply childish Beneath it is all dark 燭 it is unfathomably deep but now again we rise to the surface and that is what you see us by (TL: 85)

在拉姆齐夫人看来,人心即为大海,平静的表层之下涌动着强劲的情感之潮:

(7) 燭 she looked at the steady light (of the lighthouse), 燭 as if it were stroking with its silver fingers some sealed vessel in her brain whose bursting would flood her with delight 燭 it silvered the rough waves a little more brightly 燭 waves of pure delight raced over the floor of her mind 燭.

(TL: 88—89)

拉姆齐夫人用海潮、海底、海平面隐喻构建人内心丰富的情感、心灵世界。正是由于她对心灵溯源的追求和关注使她在小说中像一位天使用灵巧的情感之手编织着吸纳百川的人生之海。

拉姆齐先生对人生的隐喻构建所突显的是人对大海的征服,代表着男性意识——对抗与理性,而拉姆齐夫人意识中所突显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代表着女性意识——融合和感性。如:

(8) Losing personality one lost the fret the hurry the stir there rose to her lips always some exclamation of triumph over life when things came together in his peace 燭 pausing there she looked out to meet that stroke of the Lighthouse the long steady stroke the last of the three which was her stroke 燭 Often she found herself sitting and looking sitting and looking with her work in her hands until became the thing she looked at that light for example (TL: 86)

海浪、灯塔(光芒)被拉姆齐夫人的心灵幻化为一体,航程中的人物契合交感,物我界限顿消。这折射出拉姆齐夫人在传统概念隐喻基础上对人生所做的个性化解读。

“LIFE IS A VOYAGE”这一概念隐喻除了用以隐喻表征主人公的意识风格外,还用以隐喻表征小说宏观结构的主题内涵。小说的第一部分“窗”描写在一个9月的黄昏,故事内人物对灯塔之旅的期盼、可行性预测和争辩。经过了长达十年的黑夜之旅(第二部分“时光飞逝”)终于在拉姆齐先生的率领下,全家泛舟驶向灯塔,了却了埋在心中长达十年的夙愿(李维屏 1996: 162)。

小说的三部分对应基本意象图式“始源—路径—目的地”的三个要素:

始源——路径——目的地

启航——航海过程——到达彼岸

从第一部分起就预示着航行路径之艰难,年幼詹姆斯意识中所感知到的“a night's darkness”(例(2))既是在故事层的意识体悟,也是在主题意义层面的隐喻预设,映射了人生旅程之艰难。“a night's darkness”映射第二部“Time Passes”(时光流逝):十年的人世沧桑、动乱、变迁笼罩在茫茫黑夜之中,人生之舟失去了方向,在海上无助地飘摇:

(9) 燻 as if the link that usually bound things together had been cut and they floated up here down there off anyhow. How aimless it was how chaotic how unreal it was 燻 Mrs Ramsay dead Andrew killed Pnue dead too 燻 (TL: 198)

穿越了茫茫黑暗,拉姆齐一家终于泛舟驶向灯塔(第三部分“灯塔”),完成了心灵之旅。

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对同一物象,观察者的注意力焦点不同,所突显的侧面(profile)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视觉图像。男女主人公对同一概念隐喻的不同侧面的突显、识解构成了第一部的主题链条:理性与感性、现实与幻影、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在第三部“灯塔”中得以消解:他们的小儿子詹姆斯到达灯塔之后看待灯塔的双重视角映射着心灵之旅的圆满完成和认识模式的成熟。源域中“航海者经过暴风雨考验之后可能变得更强壮”这一意义映射入目标域。

2 意识的个性化隐喻表征和整合

要对极具个性化的、扑朔迷离的语前意识和纷繁复杂的情感交织加以语言表征,意识流小说家所依赖的仍是人类的基本认知体验——基于意象的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这是意识流作家解决语言组织的逻辑性和意识流动的散乱性和模糊性之间张力的主要手段。这主要体现在新奇概念隐喻的普遍应用。例如,在《到灯塔去》中,对灯塔之旅的坚定信念和向往使詹姆斯对阻挠航行的父亲一直抱有一种莫名的仇恨。这种仇恨构成了詹姆斯的一种潜意识。在小说中,这一意识通过一个个个性化意象被形象地构建出来:

(10) Had there been an axe handy a poker or any weapon that would have gashed a hole in his father's breast and killed him there and then James would have seized it Such were the extremes of emotion that Mr Ramsay excited in his chil-

dren's breast 燻 (TL: 8)

这里,作者用 WAR(战争)意象形象地刻画了人物潜意识中的憎恨之情。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

(11) 燻 And if he does James thought then I shall take a knife and strike him to the heart 燻 He had always kept his old symbol of taking a knife and striking his father to the heart 燻 It was not him that old man reading whom he wanted to kill but it was the thing that descended on him without knowing it perhaps that fierce sudden black-winged harpy with its talons and its beak all cold and hard that struck and struck at you 燻 (TL: 248)

由这段可以看出,“力量对抗图式”(FORCE-COMPULSION)所引发的“拿起武器(利器)杀死阻挠人生之旅的劲敌”之意念构成了詹姆斯潜意识里一个盘根已久的心结,该意识得以传达、表征所依赖的正是常规隐喻:LIFE IS WAR(生活是战场)

这一隐喻是对主题隐喻的个性化延伸和整合。事实上,这一“搏斗意象”还隐含“ACTION FOR CAUSE”(行动指驱动)概念转喻,用人物潜意识意欲采取的行动指代行动背后的动因“仇恨”之情。这验证了 Kövecses(1986, 2003)关于情感表征的隐喻基础的论证。

概念化的个体性还体现在人物意识对纷杂认识、印象的主观整合,融多种认知加工过程于一体:压缩、拼接、提炼、糅合,体现为别具一格的新奇隐喻。如:

(12) And turning to walk back to the other way up the drive Mr Bankes was alive to things which would not have struck him had not those sand-hills revealed to him the body of his friendship lying with the red on its lips laid up in the peat (TL: 31)

该段刻画班克斯(Bankes)对拉姆齐先生娶妻生子之后冷淡于他的失望与怅然之情。作者借助“视觉诱发幻影继而引发自由联想”这一基本体验模式,实施连环跨域映射和整合,形象传达人物的个性化视角和微妙情感。如图所示(省略最上层的类指空间:generic 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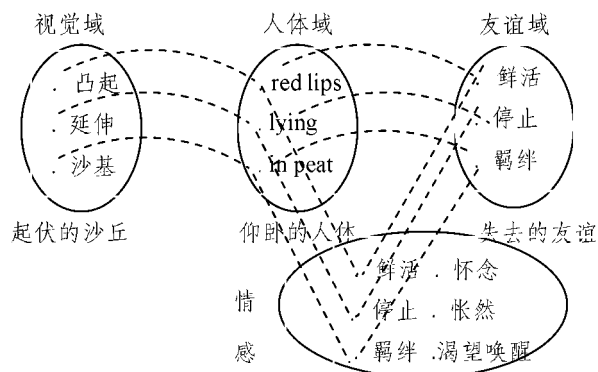


图1 多域映射的概念整合

基于形体相似性,意识主体人物(Mr Bankes)把起伏的沙丘幻化为仰卧的人体,在两类域之间建立隐喻性等同关系。然后,又把该人体域映射到抽象的友谊域,用有形的、具

有视觉意象的人体映射无形的、抽象的友谊。平躺在泥炭里的人体,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映射友谊的停滞,而鲜红的嘴唇映射着班克斯记忆中依旧鲜活的友谊;泥炭是束缚身体前行的羁绊,这映射着家庭是拉姆齐无法维持友谊、与班克斯继续高谈阔论的羁绊。在连环跨域整合的过程中,意识主体人物班克斯对过去友谊的怀念、对失去友谊的怅然和对拉姆齐先生挣脱羁绊恢复友谊的渴望一起进入整合后的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中,从而使抽象而纷杂的情感变得惟妙惟肖。

意识流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作家用形象的、带有浓厚人物个体性概念化表征色彩的意象画面再现人物微妙的情感意蕴。再如,在《到灯塔去》中詹姆斯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把母亲幻化为甘露浓郁的树,而把父亲幻化为贪婪的、吮吸母亲甘露的鸟。

(13) James 燻 felt her rise in a rosy-flowered fruit tree laid with leaves and dancing boughs into which the beak of brass the arid scimitar of his father the egotistical man plunged and snote demanding sympathy (TL, 53)

詹姆斯对母亲的喜爱和对父亲的厌恶之情被整合成这样一幅略带童稚和个性化色彩的画面,在人物域和动植物域之间建立其等同映射关系。在文学语境中,该类隐喻不只是用一个概念构建另一概念,事实上,它们是坚实的表情机制(expressive mechanism),用以传达普通语言文字无法表白的强烈情感(Kövecses 1986; 2003)。

这种对情感的隐喻表征把读者带入到清晰可视的意识世界。在这幅意象图画背后隐藏着一个常规隐喻:“GIVING IS FERTILITY, TAKING IS STERILITY”(给予是肥沃、索取是贫瘠)。通过对这一常规隐喻的具体化、形象化加工处理,幼小的詹姆斯无法用抽象语言表述的语前意识和情感得以形象地表征,更加真切地传达给读者,便于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

事实上,上述隐喻不单出现在詹姆斯的语前意识中,也存在于隐性叙述者对拉姆齐夫妇关于两性对立的形象刻画中。这一概念隐喻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具有母题(motif)性突显和连贯功能:

(14) Mrs Ramsay 燻 at once to pour erect into the air a rain of energy a column of spray 燻 looking as if all her energies were being fused into force burning and illuminating 燻 and into this delicious fecundity this fountain and spray of life the fatal sterility of the male plunged itself like a beak of brass barren and bare (TL, 52)

这段话语体现出对上述隐喻的延展、叠加和整合,包含以下几个相辅相成的次隐喻:

GIVING IS FERTILITY

FEMALE IS FIRE (burning illuminating)

FEMALE IS ENERGY/FORCE (a rain of energy erect into fuse into force)

FEMALE IS FOUNTAIN (spray of life fountain)

FEMALE IS DELICIOUS FOOD (delicious)

FEMALE IS FECUNDITY (fecundity)

FERTILITY domain FEMALE domain

FIRE WARM & BRIGHT

ENERGY VITALITY

FOUNTAIN VIGOR & ALIVE

FOOD MAINTAIN LIFE

FECUNDITY CONCEIVE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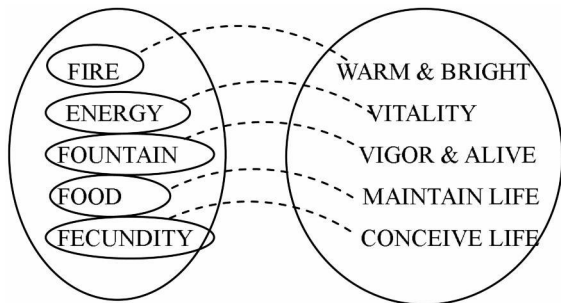


图 2 多域叠加、整合

几个平行次源域映射入同一目标域,隐喻母性的力量:热情洋溢、活力四射、孕育和维系生命。几个源域意象相互支持、互为补充,把目的域的意义构建得更加形象、细致和全面。

读者利用已有的世界知识和语篇知识,可以重构个性化概念隐喻和整合的过程,窥视如画的抽象概念和情感、构建意义并获得审美体验。

3. 意识的开放性象征表征

除对意识的个性化隐喻和整合外,运用象征物的灵活可塑性弥补意识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缺憾,也是意识流小说的特点。在上述意象化处理过程中,喻体的某一(或几个)特征(如大鸟对树脂的掠夺性获取)被突显或挑选出来进入目的域或整合空间,其余特征则不进入注意窗。象征不同,象征物本身的多面性、杂糅性,甚至是对立性特征被同时保留,共同进入目标域,映射本体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一手段被意识流小说家广泛用来刻画人物繁杂、飘忽不定的思绪或情感。如在《到灯塔去》结尾处,詹姆斯认识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灯塔:一个是小时候与妈妈在一起时所看到的灯塔:银色朦胧,在夜空里眨着黄色的眼睛,另一个是他长大后陪父亲靠近灯塔时所见的灯塔:坚硬挺拔,四周的岩石被海水冲刷得发白:

(15) The Lighthouse was then a silvery, misty-looking tower with a yellow eye that opened suddenly and softly in the evening Now—

James looked at the Lighthouse He could see the white-washed rocks the tower stark and straight 燻 he could see the windows in it 燻 So that was the Lighthouse was it?

No the other was also the Lighthouse For nothing was simply one thing The other was the Lighthouse too

燻 It satisfied him. It confirmed some obscure feeling of his about his character

(TL, 251, 274)

远处夜幕下朦胧闪烁的灯塔忽闪着眼睛,给年幼的詹姆斯希望,当他成年后终于靠近所向往的目标时,所见到的是裸露的岩石和僵硬的塔座,原有的朦胧美荡然无存,面对现实与梦幻的冲突,詹姆斯苦苦思索,最后领悟到灯塔的多面性和包容性。

詹姆斯把从这一具体的象征物身上获得的启迪映射到他对人生、家庭、社会的感悟,最终对父亲的憎恨和厌恶终于释怀。这暗示他对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的两种不同感知能力的认同。对同一事物认识姿态的调整和整合喻示认识者(詹姆斯)性格的发展和成熟。对象征意义的构建过程涉及到多域的整合和类比映射,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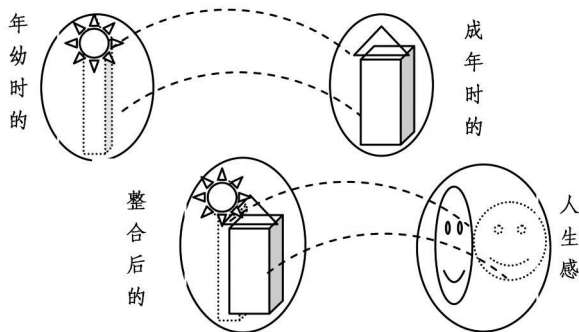


图3 多域整合和类比映射

远、近观察所形成的认识都是片面的,都只看到了灯塔的一个侧面。经历过希望、失望、挫折和成功之后,詹姆斯能够把这两种认识整合在一起,形成对灯塔这一象征物的完整认识。把象征物的喻意延伸、类比映射到抽象的人生域,读者与詹姆斯一起圆满完成心灵之旅。

象征物的意义是灵活和开放的,如同其它符号一样,对读者的认知表征和意义构建起着引发和暗示作用,这就为具有不同认知风格的读者留下了广阔的独创空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心灵意向,重构隐喻映射过程,感受意象和象征所映射的情感波澜,在审美关照中激起共鸣(张烽,1989:119)。

五、结语

基于人类基本的概念隐喻和整合的能力,意识流小说家成功地把无形、混沌的意识和情感诉诸于语言,通过意象和概念隐喻构建出来。实例分析表明,在该类作品中,隐喻不只是用一个概念构建另一概念的概念化手段,更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表情和表意机制,用以传达普通语言文字无法表白的强烈情感和意识状态。

意识流小说家以常规概念隐喻为基础,进行个性化的延伸、细化、叠加、整合,创造新奇隐喻,引导读者以新的视角透视和体验人物心灵深处纷繁复杂的生活直觉和人生感悟,产生情感认同,体悟纷乱的意识流动所蕴含的主题和美学意义。

在《到灯塔去》中,作为浓缩意义、激活想像、诱发移情的主要手段,主题性概念隐喻还具有组织谋篇、塑造人物、喻

示主题,强化审美体验的语篇功能。

参考文献:

- [1] Semino E. & Cuiper J. Cognitive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2] Stockwell P.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3] Gavins J & C. Steen.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C]. London Routledge, 2003.
- [4] 刘国辉.《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与认知》介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5).
- [5] 熊沐清.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新界面——两本认知诗学著作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4).
- [6] 苏晓军. 认知文体学研究:选择性述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 [7] Van Peer W. Stylistics and Psychology: Investigation of Foregrounding [M]. London Croom Helm, 1986.
- [8] Cook G.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The Interplay of Form and Min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4.
- [9] Werth P. Text Worlds: Representing Conceptual Space in Discourse [M]. London: Longman, 1999.
- [10] Freeman M. H. Metaphor Making Meaning: Dickinson's Conceptual Unive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5, (24).
- [11] Freeman M. H. Poem as Complex Blend: Conceptual Mappings of Metaphor in Sylvia Plath's "The Applicant"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5, 14(1).
- [12] Freeman M. H. Blending: A Response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6, 15(1).
- [13] Steen G. Understanding Metaphor in Literature [M]. Harlow, 1994.
- [14] Gibbs R. The Poetics of Mi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4.
- [15] Deane P. D. Metaphors of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Yeats' "The Second Coming"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5, (24).
- [16] Keshavarz F. & H. Ghassemzadeh. Life as a Stream and the Psychology of "moment" in Hafiz' Verse: Application of the Blending Theor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
- [17] 封宗信. 论文学语篇理解的认知心理学研究 [J]. 清华大学学报, 2002, 增(1).
- [18] Cuiper J. Language and Characterization: People in Plays and Other Texts [M].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1.
- [19] Emmott C.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A Discourse Perspec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1]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2] 李维屏. 英美意识流小说[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 [23] 瞿世镜. 音乐 美术 文学——意识流小说比较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6.
- [24] Woolf V. To the Lighthouse[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1955.
- [25] Kovács Z. Metaphors of Anger: Pride and Love[M]. Benjamins Amsterdam/Philadelphia 1986.
- [26] Kovács Z.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M].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
- [27] 张烽. 灵魂的颤音[C]//柳鸣九. 意识流.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28] 赵秀凤. 时体在意识流语篇中的衔接功能[J]. 外语论坛, 2004(1).
- [29] 赵秀凤. 意识流体裁特征前景化的功能解析[J]. 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6).
- [31] 赵秀凤. 过去完成时在意识流语篇的空间构建功能[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1).
- [32] 赵秀凤. 语篇的主观性等级与指称形式的选择——意识流语篇的认知解读视角[J].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06(4): 25—31.

收稿日期: 2009—02—05

作者简介: 赵秀凤, 女,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语系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文体学、语篇分析研究。

责任编辑: 赵小刚

英汉对比与翻译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会讯

为了探索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的新路子, 进一步推动和加强我国英汉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决定于 2009 年 11 月中旬举办“英汉对比与翻译学科建设高层论坛”, 由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与会者由主办方和承办方协商共同邀请。论坛采取讨论式, 围绕中心议题进行, 分中心发言、点评和讨论三种形式, 中心发言和点评由领域内知名学者担任。论坛部分论文拟收入学会新创的会刊, 其余论文择优编入论文集。

一、中心议题

1. 如何在研究中做到中西结合、古今结合?
2. 如何从哲学高度认识语言共性与语言个性?
3. 如何在研究中实现自然科学方法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
4. 翻译学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思路
5.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二、有关事项

1. 论坛日期: 2009 年 11 月 14—15 日
2. 论坛地址: 上海海事大学新校区(上海市临港新城)
3. 联系人: 王菊泉 jqwang@cfl.shmtu.edu.cn 尚新 sunnysxin@yahoo.com.cn
联系电话: 021—58855200—2720 或 13671926389
4. 详情请关注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主页信息。网址: <http://www.shmtu.edu.cn/cfl/>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 年 3 月 1 日